

女性论坛

第 2 辑

全国妇联 / 中国妇女研究会妇女 / 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 主办
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



罗 俞
萍 湛
明

主
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女性论坛

第 2 辑

全国妇联 / 中国妇女研究会妇女 / 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 主办
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



罗 俞
萍 湛
明

主
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论坛. 第2辑/俞湛明,罗萍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7
ISBN 978-7-307-07109-4

I. 女… II. ①俞… ②罗… III. 妇女学—文集 IV. C913.6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4028 号

责任编辑:陈 红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詹锦玲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湖北地矿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3.75 字数:329千字 插页:1

版次: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7109-4/C·232 定价:22.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

主 任：俞湛明

副主任：王秀英 杨 果 丁俊萍 莫洪宪

关培兰 李 虹 刘古英

学术委员会主任：罗 萍

秘书长：王秀英（兼）

副秘书长：李楠 李傲 萧瑛 纪莉

地 址：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

（武大教务部楼一楼）

电 话：027-68753837

传 真：027-68753837

电子邮箱：fnzx111@126.com；hzlp5714@whu.edu.cn

联系人：王秀英

《女性论坛》顾问委员会

顾海良 陶德麟 刘纲纪 黄 进
刘绪贻 黄 钊 苏者聪 谭 琳
魏国英 郑玉顺 金淑子（韩）

《女性论坛》编委会

俞湛明 罗 萍 杨 果 吴根友
丁俊萍 莫洪宪 关培兰 徐绪松
王秀英

《女性论坛》副主编

杨 果 王秀英

目 录

社会性别视域与时空—运动探究	王宏维 (1)
生育保险制度与性别平等	罗 萍 (9)
就业领域性别歧视的法律规制	李 傲 (17)
由唐到宋女性美的变迁	杨 果 胡志远 (23)
试论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童养婚	王美英 (32)
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研究	
——秩序、规范与女性生活	铁爱花 (40)
所谓伊人	
——宋代士人对妓女形象的塑造	柳雨春 (45)
宋代女性审美观念浅探——以《夷坚志》为例	陆 溪 (52)
唐代寡妇葬夫及迁葬夫族	万军杰 (58)
走在妇女解放的征途上	
——从《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看蒲松龄的女性观	吴根友 (69)
历史与问题：当代中国的女性诗歌	荣光启 (80)
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女性视角阅读	萧 映 (91)
构建和谐共处的两性观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兼论当代女作家的性别文化观及其文学文本中的性别话语	谭玉敏 (97)
李达先生的妇女解放思想浅议	罗 萍 (107)
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主义思潮的崛起	尹旦萍 (114)
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参政的历史考察	丁俊萍 冯玉鸿 (124)
从女书看侵华日寇的暴行	周治陶 (133)
湖北省女大学生就业政策环境实证研究	李晓凤 孙 晋 (136)
影响高校女硕士研究生就业的因素调查与分析	
——以武汉大学为例	冯惠敏 朱 欢 熊 怡 王传毅 (153)
留守女童问题的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辅导介入模式初探	
——以中国中部 X 乡镇介入方案为例	李晓凤 李晓夏 (158)
女性伦理的历史变迁与现代转换	倪素香 (166)

家政职业教育初探	王新山 (171)
法国私营研究机构中女性状况分析	上官莉娜 (176)
社会平等与城市人口健康的性别公平	孙 菊 宋月萍 (183)
树立正确婚恋观建设和谐校园	姜星莉 (190)
男女携手 共建和谐	王秀英 (194)
发挥女性馆员优势 构建和谐校园文化	杜康华 (202)
高校女性知识分子工作的思考	肖 莉 (208)

社会性别视域与时空—运动探究

王宏维*

“社会性别”是女权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范畴，它的提出创建了一种从社会、历史、文化来研究性别及开展批判的语境，并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探讨视域。将性别置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开展对时空—运动的探究，不仅体现了这一探讨视域的独特性，还汇聚了多学科不同的视角与见解，由此显示了对启蒙以来时空—运动观念的反思、批判直至颠覆。

(一)

自近代以来，时空—运动就一直是哲学和科学致力于探讨的重要问题。

至今，仍脍炙人口的“哥白尼式的转换”不仅宣布了自然科学最初的独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时空—运动观念的一场大变革。“转换”呈现的新的世界图景，绝非只是天文学知识的更新，而是与思维方式和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的，这场“革命”是从自然方面向中世纪思想方式和教会权威发起的挑战。哲学家罗素曾这样评论：“哥白尼学说本来应当有伤人类的自尊心，但实际上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因为科学的辉煌胜利使人的自尊复活了。”^①

另一重要事件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科学史家霍金指出，1915年前的时空被认为是一个“固定的舞台”，事件在上面发生，舞台并不受影响。1915年之后，新的时空—运动观念改变了世界图景，谈论宇宙中发生的事件不能不谈到时空和运动，“一个动态的膨胀的宇宙的观念已经取代一个本质上不变的宇宙的观念”^②。这表明，时空—运动探究虽与科学密切有关，但也与思维方式有关，并涉及历史、文化的影响及对权威的否定或重建。女权主义作为影响广泛的当代社会思潮，在时空—运动探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既是对传统思维方式及父权制文化的挑战，也是对知识创造和世界新秩序构建的参与。

女权主义的时空—运动探究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其矛头是时空—运动观念中的性别偏见、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女权主义运用“科学女勘”(science studies)方式，追寻了科学与时空—运动有关的基本假说，并由此溯及性别与权力及等级秩序的关系。显然，女权

*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① [英]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56页。

② 史蒂芬·霍金，列纳德·蒙洛迪诺，《时间简史》，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主义从社会性别视域对时空一运动的探究是富于创建性的,究其路径,却是从一个事实出发的:在社会公共领域尤其是科学研究领域,女性不仅人数比男性少得多,且取得的成就更少。当解释这一现象时,往往更多是诉诸生物学的“假说”,即依据两性在遗传和荷尔蒙方面的差别。如认为男性因遗传和激素优势,发展出了比女性更强的空间能力和逻辑能力,使他们更适于从事抽象性、创造性和竞争性的工作,取得了比女性更高的成就。女性则因更“亲近”自然及承担哺育、照料等功能,“与男人相比,女人拥有更少的理性,或者说她们拥有更不确定的理性”^①。正如女权主义研究一语破的:这些“假说”似乎都在支持男性是生物学上更优越的种类,在时空一运动方面的优越性则更突出。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显示了这样的看法:“欧洲白种男性代表了人类进化链上最先进的人种”^②。

然而,福斯特-斯托林等女权主义者研究发现,与性别相关的偏见实际已影响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她以案例的形式研究了那些貌似科学的关于男女认知差别的一系列“假说”,发现其实并无一个“假说”真正得到了证据的有效支持,大多数“假说”因证据不足,在过后被抛弃了。福斯特-斯托林还指出,企图将妇女划为从属、劣等的生物学解释,虽“顽强”并具“韧性”,但包括关于男女空间能力高低有别的“假说”,在论证上都充斥着矛盾和漏洞。所以,并无理由要“屈服于”这样的假定:“即,一定有处于支配地位的生物学理由来支持女性的较差的智力成就。”^③

与此同时,女权主义还发现对时空一运动的探究,其实一直都包含着:“谁能探讨时空一运动”及“谁能更好地探讨时空一运动”的问题。这是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反映,并涉及秩序构建的权力。近代以来的西方时空一运动观念,深受欧洲中心主义、科学主义和父权制的影响,在性别、种族、地域方面上充斥偏见,其局限性是明显的。所以,它并不具有永恒的普遍的意义,更不是对时空一运动规律绝对、唯一的表述。为此,女权主义特别探究了父权制与时空一运动观念的内在关联。其间,后现代思想家福科对女权主义有较大影响。福科是缺乏性别视角的,但他却看到传统时空一运动探究是缺乏对社会生活空间认识的。社会生活空间是人生活动的场所,存在着权力、话语、知识的密切联系。人们通过空间给自己定位,社会也通过空间改造及形成的历史地理环境给自己定位。福科在其“全景敞视建筑”的阐述中对空间与权力的关系作了考察。他认为,“全景敞视”形式是“一种秩序的保证”,它不仅有利于监视,更使囚禁者造成一种意识,即时刻都“意识到”自己是被监视的,“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发挥作用”。福科的探究说明,特定的空间形式造成了权力机制与职能的结合,使权力关系在某种职能中发挥作用,也使职能通过一定的权力关系发挥功能。^④

这一影响使女权主义对性别、权力与时空一运动探究的思路更清晰了。女权主义地理派提出:“男性对妇女社会空间的安排是男性控制妇女的一个重要工具。”^⑤女权主义史

① [加]巴巴拉·阿内尔,《政治学与女性主义》,郭夏娟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② 苏红军,柏棣,《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③ 凯瑟琳·奥克鲁利克,《科学的女性主义解释》,载章梅芳,刘兵编,《性别与科学读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5页。

④ [法]米歇尔·福科,《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225~231页。

⑤ 苏红军,柏棣,《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学则探讨了历代对妇女活动空间和方式的限制,如古代雅典城邦妇女的“隐居”问题。考察发现,雅典妇女几乎不可离开专门的妇女居住区,这个区一般远离家庭公共场所,更不会临街。已婚妇女很少迈出自家门槛,少女被允许在家中庭院走动已很幸运,她们必须呆在不被外人甚至不被自家男人看到的地方。女权主义政治学也从另一方面探讨了空间对妇女的限制。巴巴拉·阿内尔指出,奠定西方政治学基础的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柏拉图《法律篇》就已论及,妻子和女奴都被排除到公共空间之外。但有研究又指出,第一波和第二波的女权主义主要只“注意私人领域中的妻子与她们缺乏权力之间的关联”,忽视了大多数被统治阶级女性的权利,尤其忽视了女仆和女奴的权利。^①这促使女权主义在之后的批判中,更多地将性别歧视与阶级、种族、民族歧视联系起来,并看到它们的相通及相互不可取代性。这显示,时空—运动探究绝非专属物理学领域,而是广泛涉及历史、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即使是从科学层面展开的研究。

毋庸讳言,社会性别视域的形成对当代学术及社会是具有正向推进作用的。但女权主义在时空—运动批判中运用的“科学元勘”,因对多学科、多层次探究区分不够明晰,引发的问题复杂且备受争议。有女权主义批判提出“科学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政治学”,并认为在战争、环境灾难、剥削、异化、男权至上等方面科学都“具有明显的同谋犯特征”,等等。言辞过激且似将科学全盘意识形态化,使女权主义招致了多方批评。本文认为,正视克服女权主义批判中发生的某些不太健康的状况是必要的,应有责任感地处理这些问题,而“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在我们对科学的历史和当前的科学实践的描述,需要更加小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挖掘科学元勘途径的积极潜力”。^②

(二)

在当代哲学和科学背景下,对时空—运动的探讨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也呈现出极复杂的局面,并充满争论。如科学哲学家赖兴巴哈所说:“时间次序表述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一种普遍属性”,但即使是物理学时间,也有经典物理学时间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时间的区别,科学与日常经验理解的时间更大为不同。在面对多个时空—运动体系时,“选择对我们的世界有效的时间体系其实是一个经验问题”。^③

女权主义从性别视域开展的批判,初期集中于传统时空—运动观念中歧视女性的偏见。对哲学和科学层面的时空—运动探究的批判相对较迟,但却从总体上指出了其性质,即时空—运动探究是与世界秩序建立有关的。那么,任何层面的探讨其实也都不可能脱离男权中心主义的影响,在此根基上对世界秩序的构建,即使是思辨的、形式化的,也是与男权中心主义相关的。这方面典型的有康德和牛顿。

康德与女权主义的关系具有两面性。有看法认为,康德的某些思想为女权主义提供了支持;相反的看法是,贯穿康德思想的是男权中心主义。康德提出的先验时空思想强调时空不是来自经验,外部经验只有在时空表象条件下才有发生的可能,因此时空只是人的直

① 巴巴拉·阿内尔,《政治学与女权主义》,郭夏娟译,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② [美] 诺里塔·克瑞杰,《沙滩上的房子》,蔡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③ [德] H. 赖兴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122页。

观形式且先于感觉和经验。可见,康德的时空—运动探究未直接涉及性别,但全面审视康德的思想,就可发现与其理性主义同行的仍是男权中心主义。如在谈到公民时,康德提出“除了天然的资格”、“即不得是儿童,不得是妇女”之外,公民所需要的“唯一资格”就是可以养活自己的成年男人。^①

牛顿及其创立的经典力学在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他提出“绝对的空间,就其本性而言,是与外界任何事物无关而永远是相同的和不动的,相对空间是绝对空间的可动部分或者量度”。^② 牛顿强调的时空—运动的绝对性是经典物理学的理论条件之一,而就此形成的机械论世界模式假定:世界运行遵循着几条简单、合理的规律,人类凭借理性可认识这些规律;相反,“所有不遵守理性、不遵守机械论数学原理的事物都属于他者,是不重要的、第二位的、不真实的,甚至不值得一提的”。^③ 女权主义认为,这是一种自满和傲慢的“物种沙文主义”或“大男子主义”。

传统哲学和科学的时空—运动观念大致集中在一些最基本的方面:时空的现象与本质、时空的绝对或相对、时空的客观或主观、时空的先验或经验等,二元对立的框架是很明显的,虽看似与社会、历史、文化、性别偏见无涉。但这是否意味着女权主义对时空—运动的批判只需集中于社会方面,而无须指向科学或认识论层面呢?换言之,对于诸如牛顿的绝对时空的批判,女权主义又如何切入呢?

针对这一情况,从总体上对时空—运动探讨的考察就显得分外重要了。

后女权主义思想家查伦·斯普瑞特耐克将对时空—运动的探讨推到了更早、更遥远的历史视域。她认为,古希腊哲学中既有辩证整体论,也有僵硬的二元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已用超验的理性主义、抽象的宇宙融贯论替代了原始有机论,有和谐比例关系的宇宙秩序转而被以“对立表”方式来表达。必须看到的是,这个时期对世界秩序的探讨和表达中,“确定而稳定形式是积极地与男性联系在一起的,不定而变动的形式是消极地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的,这贬低了妇女的周期和孕育”。柏拉图强化了毕达哥拉斯的二元论,建立了一个“一般与个别、本体和现象、心灵和肉体、精神和物质的二元论,塑造了后来整个哲学和宗教的欧洲传统”。这个传统的源头同时也是当时欧洲父权制社会的确立,原始的两性平等此时改变为“家长制中心模式”,整体论扫荡一空,天地二分和人神二分的观念确立。天神和类似天神的东西(男人)被从本体上看做高于大地及受大地牵制的东西(女性因哺育、采集而更多受大地牵制)。在观念上,“男性被等同于积极活跃之物”,由此还形成了一种“非女性和非自然的情结”。这些,在西方思想史上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④

查伦·斯普瑞特耐克的追溯发现,近代以来对时空—运动的探究虽很复杂、抽象,其源头却是清晰的,即从根本上说这一探究是在父权制、男权中心主义及自然与文化二元对

① [德]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88页。

② H. S. 塞耶,《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王福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20页。

③ [美] 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页。

④ [美] 查伦·斯普瑞特耐克,《真实之复兴》,张妮妮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56~57页。

立中兴起和演进的。其中对妇女的偏见,从源头上说是将妇女划归于自然(大地)、非理性并置于较低等位置的必然结果。据另一位女权主义哲学家卡洛琳·麦茜特的考察,在这种自然(女性)与文化(男性)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妇女更被当做自然无序的象征,在中世纪欧洲尤为突出,女巫宴会图像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广泛流行的混乱和失控的自然形象”^①。一度猖獗的“女巫审判”严重威胁了妇女的生命,一批妇女被当做女巫受审判并处死。即使在较晚阶段上,对时空一运动的探究趋向抽象、思辨和形式化,但营建的秩序仍以二元对立为基础,依旧是上下等级、主要次要、中心边缘,并贬低自然、情感及女性。

经对二元对立框架及其源头的追溯可明确看到,对传统时空一运动观念的批判,其价值不仅在于纠正对妇女的歧视与偏见,有助于推进现实的、社会时空一运动的公正和改善女性的生存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为时空一运动的探究开辟新思路,破除二元对立的框架。要根本清除社会等级制度及其观念,就必须批判、改变这一框架。所以,女权主义的时空一运动批判,其深层意义是突破传统并探索一种非二元论的新时空一运动观念。无疑,这同时也包含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新秩序的追求。

女权主义对时空一运动的批判,具有批判现代性和科学主义的大背景。在此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难以回避的,即怎样看待从社会和从科学或物理学开展时空一运动探究的关系。要承认,这两种探讨有很大区别。前者是具相对独立性的研究领域,并非从属于后者。科学或物理学的时空一运动探讨虽属自然科学领域,但它也受一定思维方式的支配,并依赖对物质和宇宙起源的特定看法,因而对众多层面的探究不具普适性。当然,女权主义在其激烈的批判中,对科学或物理学时空一运动探讨的相对独立性谈论较少甚至漠视,这或许因为科学一直属强势话语,“独立性”根本不是问题,于是侧重点也就在如何限制以科学和理性的名义对其他领域的干涉、侵凌了。这虽不无道理,但理清层次、纠正偏颇是必需的。

(三)

20世纪后期,时空一运动探究呈现出与自然界、社会和人的生存更紧密结合的趋势。研究“将时间性和空间性注入社会理论的核心,将构造理论结合并包括于时间一空间的各种关系”^②,使之成为社会研究与批判的一个重要领域。由此提出的一个看法是:社会最根本的就是“秩序问题”,即社会何以能统摄和调整其时间与空间,社会系统也必定在时空之中“延展”(运动)。时空一运动既是社会系统的构成部分,又是社会研究与批判不可或缺的维度。

全球化的到来更显示了从社会角度探讨时空一运动的急迫性。它改变了人们的时空一运动的经验,互联网、廉价航空、高速公路等导致了时空一运动的无限伸延和加速,同时又被“压缩”,即“世界越来越小”直至收缩为一个“地球村”。改变还导致社会生活日益急促并处于不断重组之中。由此,女权主义致力于推进的性别公正与时空一运动新探究

① [美] 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8页。

② [美] 爱德华·W.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页。

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或在一定意义上,性别公正及社会公正都将体现为时空—运动公正。这些,构成了女权主义时空—运动探究的新背景。

此时产生重大影响的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福科、德勒兹等一批后学思想家对启蒙以来的时空—运动观念发起了挑战。他们在后学视域进行的批判或与女权主义的批判不谋而合,或为女权主义借鉴。其中,从社会性别视域对线性时间及其历史进程的审慎,是女权主义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线性时间的是牛顿等人,主张时间是绝对性和客观性,即时间是不依赖于各物体间的(空间)距离、相互作用及其变化的。绝对时间一直都遭到质疑并被认为是“牛顿力学中的一个弱点,因为它被引入时既不可能提供任何实验证据来支持它,也无法提出证据来反驳它”^①。然而,绝对时间却成为启蒙以来历史观的基础,“历史”由此被看成是线性的、无限发展的、客观的,即使受到“干扰”,最终也会排除“干扰”而前进。显然,要批判这种“历史”,首先须批判线性时间。女性被认为与绝对时间相悖,因她们更多是非理性的。而后殖民批评的兴起,更揭示绝对时间中包含着的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当殖民主义向世界大举扩张时,殖民地民族的时间观念几乎都被划入循环的、周期性的,成为他们愚昧落后的表现。由此,研究从社会性别推到了更广阔的领域,女权主义哲学家桑德拉·哈丁系统考察了科学与殖民地扩张的关系,她指出:“欧洲扩张降低了当地传统文化的价值,也破坏了当地的文化传统,以致当地文化只能面临极大的困难”,其后果是“这些异域传统在整个欧洲扩张中逆向发展了;这有时是有意造成的,有时是无意酿就的”。^②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对时空—运动的探究也是富于启发性的。地理学派的戴维·哈维指出:“重要的是要挑战有关时间或空间的单一的、客观的观念”,“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在各种情况下都是由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所赋予的”,所以“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构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概念。”^③法国的亨利·列斐伏尔探讨了城市空间问题,指出资产阶级和大财团控制着城市的主要空间,房地产业利润丰厚,不断兴建的住宅区和商业区就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城市空间的组织也是牺牲劳动者利益、有利于资本家的,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是以增强统治者权力为前提的。

女权主义认为,与上述阶级、民族和种族的状况类似,性别在城市空间也留下了它不可磨灭的印迹。对于妇女,现存空间是造成她们异化的原因,也是被置于低等地位的手段。其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制度是如何为男人与女人制造了特殊的空间,即社会制度如何使空间性别化”,“西方历史不仅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而且也是父权制度的历史,是男人确保继续统治女人的历史”。城市代表着“地点”,人们包括女性在此空间定居并由此确定自己的身份,社会学家及城市规划师达芙妮·斯贝对此作了探讨。她发现,哪里社会体制给予男性更多的权力和特权,那里的性别空间的差异和分隔也就越大,无论是最小最私密的空间如家庭,还是最大最公开的公共空间如分设的女子学校和男

① 李烈炎,《时空学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8页。

② [美]桑德拉·哈丁,《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夏侯炳,谭兆民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6~67页。

③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54~255页。

子学校。空间限定是父权制对女性实施控制的手段,也是男性体现和维护自身高等地位的手段。斯贝还肯定了妇女在城市建设中对新空间(操场、托儿所、公园、泳池、受害人庇护所等)的创造,称为由妇女们“挽回的空间”。她认为,思考大城市发展不仅要关注建筑和工厂,还要承认和重视妇女及其组织的重要贡献。^①

在与后现代和后殖民思想的融合中,女权主义的时空—运动探讨呈现向多学科、多层次辐射的新局面。文学角度对时空—运动的分析批判,数量巨大,论点纷繁。生态女权主义在反对机械论、二元论中,提出世界是有机统一体,所有事物都处于相互作用的、动态的“网”之中。但处于后学语境的查伦·斯普瑞特耐克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网”的比喻是“缺少动态”的,应当描述为:“形式、运动、时空和时间微妙一体的格式塔”。斯普瑞特耐克援引了普里高津复杂性科学的论点,提出与机械论秩序不同的另一种理解,即宇宙本质上是“由无序构成的,有序在无序中漂浮”,而真实的世界是包含着不同于秩序和反秩序的“非秩序”的,这显示“宇宙比机械论世界观让我们看到的是更加非线性”^②。研究还预测,随着某些“新科学”的涌现以及妇女的自创性实践,可能会导致某些新的空间形式和组织方式,这些形式和方式看似缺乏秩序,但里面却充满信息和各种可能性。也就是说,长期被排斥的女性及其经验参与了时空—运动的探究,就可能有新观念产生。帕特里夏·柯林斯因此称女性是颇有价值的“陌生人”^③。有研究依据女性经验,提出了女性时空—运动观念的特点,如不确定性、周期性、开放性(无边界性)、流动性、非强制性等。第三世界和黑人女权主义的观点引人注目,如贝尔·胡克斯认为:“我们正视和接受分散和支离,因为它们是新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这个新的世界秩序揭示我们是谁和我们自身将来的变化。”^④

另一些女权主义者则持相反态度。她们认为试图建立依据妇女经验的时空—运动观念是危险的,这将导致女性与整个社会的分离,并加剧性别对立和性别隔离。囿于性别本质主义牵制,女权主义将更深深地陷入自相矛盾。然而,对女权主义来说,思想的分歧从来就存在着,甚至就是它的特点之一。对此,著名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唐娜·哈拉威的评论是:“它不应是一种共同的语言,而应是一种强有力的异教的不同见解。”^⑤的确,在社会性别视域中开展的时空—运动探究,不仅是一种“异形”,同时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其冲击力将难以阻挡。

参考文献

- [1] [英] 史蒂芬·霍金, 列纳德·蒙洛迪诺. 时间简史. 吴忠超,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① [美] 安东尼·奥罗姆, 陈向明, 《城市的世界》, 曾茂娟, 任远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第97~98页。

② [美] 查伦·斯普瑞特耐克, 《真实之复兴》, 张妮妮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 第28页。

③ [美] 佩吉·麦克拉肯, 《女权主义理论读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523页。

④ bell hooks,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Turnaround, 1991, p. 148.

⑤ [美] 约瑟芬·多诺万, 《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 赵育春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第265页。

- [2] 李烈炎. 时空学说史.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8.
- [3] 苏红军, 柏棣. 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4] 章梅芳, 刘兵. 性别与科学读本. 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
- [5] [美] 桑德拉·哈丁. 科学的文化多元性. 夏侯炳, 谭兆民, 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 [6] [美] 爱德华·W. 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 王文斌,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7] [美] 戴维·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 阎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8] [美] 安东尼·奥罗姆, 陈向明. 城市的世界. 曾茂娟, 任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9] [美] 查伦·斯普瑞特耐克. 真实之复兴. 张妮妮,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10] [美] 安东尼·奥罗姆, 陈向明. 城市的世界. 曾茂娟, 任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生育保险制度与性别平等

罗 萍*

目前我国的生育保险是基于劳动妇女对物质生产的贡献,不是因为“人口生产”是人类社会的第二种生产具有的社会价值。它实际上是一种为物质生产服务的生育疾病险,人口生产自身的价值并不被承认,其结果是直接否定了女人的社会价值,这就使两性的平等失去了物质基础。本文认为,生育保险应建立在人口生产自身的社会价值基础上;“四期”保护中的疾病,避孕、节育中的疾病与生育过程中的死亡等应与物质生产中的“工伤”与“因公死亡”同等看待;否定人口生产的社会价值缘于男性霸权文化将其划归“私领域”,成为构成两性不平等的物质根源。

一、现行生育保险制度性别盲点

1. 现行生育保险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上,否定了生育自身的社会价值

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五大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它们均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上。从官方对生育保险的界定可以清楚看出,生育保险是指女职工因怀孕、分娩而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中断经济来源时,由国家和社会给予医疗保健服务和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将妇女怀孕、分娩视为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因而中断了经济来源,国家给予一种人道的保险。可以看出,生育保险是对女人从事了物质生产后的一种特殊的疾病保险,取得生育保险的前提是从事了物质生产而不是生育行为本身。

目前的生育保险没有对人口生产给予公正评价,抹杀了人口生产的社会价值。女人创造了社会新生产力——劳动者,这一高于任何物质财富的社会价值被完全抹杀了。同时将孩子的抚育教养,这种创造性劳动错误地局限在家庭,归入不计算价值的“私领域”。“人口生产”是社会延续发展所必须进行的生产,其社会价值不亚于物质生产,然而却一直被主流文化放在没有社会价值的“私领域”之列。西方的激进女权主义主张生育革命,提出取消性别角色,特别是取消母亲角色,为不再受生育之累,主张男女分离,倡导同性恋,反对父权制度。这一理论并不可取,但我们不能抹杀她们朦胧地看到了生育具有社会价值的积极意义。不过她们并没有在生育具有社会价值这一点上深入下去,更不是从物质与人口两种生产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与物质基础的角度论证生育的社会价值,而

*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是承认至少是默认了男权主流文化否定“人口生产”的社会价值的事实,或者说无可奈何,女人只好不生育,这只能对男权文化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

但不可否认,女性主义在关于女人生育养育方面的劳动具有社会价值的思想不无真理性,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①:“养孩子至少应当被认为是与男人服兵役或担负紧急任务一样的社会服务,因此养育孩子应当获得相应的保护权”。他们尖锐地批判对生育、养育不计报酬的不公正行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②:“必须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现在妇女所做的一切工作:做饭、照看孩子、保育等应当包括在社会生产领域内。妇女解放要求进行更为根本的家庭变革。”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将“妇女受压迫的机制概括为四大类:生产、生育、性、儿童社会化”^③。“结论:只有改变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上述四大结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如果改变其中一个结构,则会被另一个结构的加强抵消掉,结果只是改变了剥削的形式。”西方女性主义提出的这些思想具有合理性。

2. 生育保险成了局限于生育过程的生育疾病险,否定了生育中的工伤与因公死亡待遇

目前的生育保险实质上就是女职工生育中享受病假休息、报销医药费和误工待遇的生育疾病保险;而且将生孩子的“病假”待遇限定在生孩子的时刻,因生育孩子导致的疾病或生育过程中的死亡并不包括其中;人口生产没有“工伤”或“因公死亡”一说。

人口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女人一辈子都在为此付出。由于人口生产女性身体构造、生理过程都呈现出与男性不同的特征,例如月经、怀孕、哺乳、抚育“四期”,在“四期”中,女性的身体是脆弱的,繁重的体力劳动、污染的环境、噪声、光电辐射、水下(采矿)作业等都会伤害女性身体健康,带来各种身体疾病,如果已经怀孕还会给胎儿带来先天疾病,留下无穷的后患。同时,目前人们采用的各种避孕、节育措施大多用在女人身上。天津的一项调查显示^④,81%的女性承担了避孕重任;从全国范围统计表明,中国人的避孕责任男性只承担了13.1%,女性承担了86.9%。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迫使女性承担着避孕、节育重任,承受着由此带来的各种疾病的折磨,这是女性为人口生产承载的另一项负担。凡此种种,生育保险没有过问,我们时代的文化也完全将这一切忽略不计,或熟视无睹。生育保险应该将“四期”保护中的疾病,避孕、节育中的疾病,生产中的死亡包括其中。而现在的生育保险只是女职工生育中的医疗费报销与误工待遇,不是将人口生产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的生产过程对待。

归纳目前我国解决生育问题的怪论是:以“生育”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从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角度思考应该如何看待人口生产;将“人口生产”视为生孩子的时刻,而不是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的过程对待;以“人口生产”从属于物质生产,而不是从两

① [英]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85页。

② [英]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88页。

③ [英]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8页,第31页。

④ 张田勤,《男女平等须始于观念》,《中国妇女报》,2007年3月20日。